

阿

波



文

丛

罗

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

李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

波



罗

文

丛

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

李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李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6

(阿波罗文丛)

ISBN 7-02-005220-7

I. 左… II. 李… III. 左琴科-小说-文学研究
IV. 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913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

ZuoQinKeXiaoShuoYiShuYanJiu

李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5220-7

定价:15.00 元

序

谭得伶

李莉著的《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即将付梓，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为这部好书写几句话。

左琴科是二十世纪命运多舛却风格独具的俄罗斯作家，被称为“开创苏联讽刺幽默散文的先驱”，“苏联文学中惟一成熟的幽默大师”。他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并迅速走向高峰，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以致人们会“用怜悯的眼光看待那些居然不知道左琴科名字的人”。但从三十年代起，左琴科的作品就屡遭非议，四十年代作家受到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因此，虽然从鲁迅时代起，他的作品便开始译介到我国来，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俄国“回归”文学大量传到我国，我国俄苏文学界才开始对他的创作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本书选择左琴科的小说艺术作为课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不仅对于研究二十世纪俄罗斯幽默讽刺文学、重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我国幽默文学的发展也有借鉴和影响。

本书作者细致考察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俄苏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对左琴科创作的影响，并从文本出发深入探讨其小说的艺术特征和文体内部的变化，结论言之成理，令人信服，其研究成果是对我国左琴科研究的可喜贡献。书中的亮点很多，择其要点简述如下：

作者广泛研究了中外文论关于幽默、讽刺、滑稽等的论述,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论证,指出幽默是二十年代左琴科创作中十分显著的结构要素,将“左琴科式的幽默”作为关键词提出来,将他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界定为“幽默小说”,并指出这是左氏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以及与同时代作家的区别,是他的独特性之所在(同时也是他遭到批判的主要原因)。这一论断具有创新意义和启发性。

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左琴科透过小说中卑微人物的庸常故事,揭示人物的道德与人性内涵,进而提出人类生存问题。书中明确指出,左琴科的创作宗旨是要“荡涤千百年来沉积在人们身上的污泥浊水”,试图使文学更能为普通的民众所理解,因而选取日常生活素材,运用活生生的民间口语等。这种分析敏锐地捕捉到左琴科幽默小说的人道主义内涵,是对通常评论中流行观点的重要突破。对“左琴科式的幽默”的这种解释,比通常的关于左琴科小说矛头直指旧社会遗习的解释要准确得多、也深刻得多。

作者对左琴科各个时期创作的诗学特征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探讨。如从叙事学的理论出发,通过对小说中作者——叙述者——人物三者关系切换的分析,作出“三者一体两面与多面”的结论,这是有见地也是有说服力的。这对正确理解叙事人的作用以及与小说中人物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阐释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作者对左氏幽默小说叙事主体的叙述方式、叙事语言和叙事结构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评析。

书中也揭示了左琴科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创作悲剧和命运悲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涉,这位苏联时期最优秀的幽默作家遭到极不公正的批判,从而过早地结束了艺术生命,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本书另一成功之处是对左琴科于三十至四十年代创作的三部

曲《青春复返》、《一本浅蓝色的书》、《日出之前》的复杂内容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中既有左琴科迫于“势”所做的“自我改造”,更有左琴科对自己“道”的坚持。这些探讨为我国历来极为薄弱的三部曲研究填补了有价值的成果。

总之,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俄罗斯优秀幽默作家左琴科的小说创作,内容丰富,立论扎实,有创见,有深度,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有较高的写作水平,词语简练,结构严谨,行文流畅且富有个性,善于将论述与文学性结合起来。我相信,该书的问世,无论对借鉴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繁荣我国的幽默文学,还是深化外国文学研究,提高广大读者的外国文学鉴赏力,都会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2005年5月

序

蓝英年

李莉的专著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听了欣喜异常。但等到编辑和作者希望我写一篇序的时候,心情便从欣喜变成惶恐了。我认为我感到惶恐不是没有理由的。李莉的专著是根据她的博士论文写成的。指导博士论文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谭得伶教授,由谭教授写序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又岂能越俎代庖?其次,我不会写学术论文,遑论为专著写序了。编辑告诉我,他们也请谭得伶教授为李莉专著写序,谭教授慨然允诺。有谭教授的允诺,我就宽心了。我可以做一点补充,说几句非学术性的话。何况我与李莉也有一段师生渊源。1986年李莉考入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忝列导师(硕导),指导的研究生正是李莉,而她写的硕士论文也是论述左琴科的创作。为指导她写论文,我又重读了左琴科的很多作品,不少是过去没读过的。左琴科本来就是我所偏爱的作家,此后更加喜爱他了。左琴科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苏联作家,也是我与苏联文学结缘的开始。我书架上至今还插着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年印行的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是曹靖华先生1942年翻译的。

左琴科是幽默讽刺作家,是俄国另一位幽默讽刺大师苔菲的嫡派传人。苔菲则继承了果戈理的幽默讽刺的传统。这三位作家是师承关系。他们两位算得上果戈理的徒子徒孙。果戈理是我先

前比较熟悉的作家,左琴科则是后来熟悉的作家,在这三位作家当中,最不熟悉的是苔菲。苔菲十月革命后便离开祖国,以后再没回去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的作品才回归祖国,我也是1989年才读到她的作品。在此之前我连苔菲的名字都没听说过。读了苔菲的小说后,我立即感到左琴科与苔菲的师承关系。在刻画人物上,左琴科采用的是苔菲的手法,用最平凡的,人们往往注意不到的琐事,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人们在生活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物。我们读左琴科的作品,往往会情不自禁想到:“原来是他呀!”这就是大作家的艺术魅力。果戈理、苔菲和左琴科都堪称幽默讽刺大师。

果戈理的作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介绍到中国来,研究他的专论,不论是翻译过来的还是中国学者自己写的,真可谓汗牛充栋。同样值得研究的苔菲和左琴科呢?俄国倒有不少研究左琴科的专著,中国则少得可怜。我孤陋寡闻,没见到一部研究左琴科的专著。至于苔菲,不用说中国没有研究她的著作,连俄国也很少。她的作品中国没介绍过几篇,可以说一片空白。我想,苔菲的作品必将会介绍到中国来,并在中国找到知音。

李莉选择左琴科作为研究对象是很有眼光的,填补了左琴科研究的空白。中国缺乏真正的幽默作品,中国人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幽默。人们喜欢听相声,看小品,但优秀的相声和小品又有多少?往往把插科打诨、耍贫嘴、洒狗血当成幽默。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小品演员使出浑身解数,死乞白赖逗观众发笑,接着响起一片事先录好的笑声的时候,我便感到难受。心里想,如果演员先生和女士们能读读果戈理、苔菲和左琴科的话,他们的表演也许不会这样浅薄了。逗笑决非幽默。幽默必然包含讥讽,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增强人对生活的认识,给人以启迪,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幽默本身是一种智慧,并可以增添人的智慧。现在中国幽默讽刺作品

太少,该当讥讽的事太多。现今中国还没像样的幽默讽刺作家,但过去我们有过。中国需要幽默讽刺,需要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的作品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左琴科讥讽的是苏联人身上的小市民习气,与苔菲不大相同,苔菲针砭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李莉的选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李莉从成功的途径、在夹缝之间、庸常的幕后、面罩与面孔、反讽与解构、场景的转换、浅蓝色变调、自我的坚守八个方面分析左琴科的创作,把左琴科创作实验室的门稍稍打开一点。我想谭得伶教授会详加分析,我只简单说说其中的两点。李莉从俄国民间故事中找到左琴科的叙述方式。民间故事中有个傻子伊万,他永远做好事,却又永远倒霉。这里不谈民间故事在内容上对左琴科创作的影响,只谈故事的叙述方式对他的影响。民间故事通俗易懂,句子很短,只叙述人物的行动,以及必不可少的环境。没有与人物无关的描写,也没有大篇的心理描写,人物性格通过行动表现出来。这种叙述方式与俄国很多作家完全不同,比如与大文豪托尔斯泰完全不同。左琴科的作品除贴近读者生活外,他这种叙述方式也极易为广大读者接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成为苏联读者最喜爱的作品。在集权体制下,幽默讽刺作家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左琴科也不能幸免。他由于一篇儿童故事《猴子奇遇记》受到日丹诺夫猛烈抨击,并把他写的讥讽苏联人身上小市民习气的作品通视为“抹黑”。左琴科被打倒,苏联体制把他过早地送进坟墓。

我一向不爱读外国文学学者的专著,主要原因当然是自己缺乏理论修养,读起来眼花缭乱,不知所云。李莉这本书我倒读完了。她依据所能找到的材料,阐述自己的观点。决不故弄玄虚。读者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她的观点,但不会不明白她在说什么。要说缺点,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文字不够凝练,有的地方虚词使

用得不恰当,等等。材料虽然掌握得不少,但真知灼见并不多。话又说回来,谁的著作完美无缺?希望李莉提高文字表现能力,保持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搜集更多的材料,对左琴科的创作做进一步研究,在下一部著作中,把左琴科创作实验室的门打开得大一点。

2005年5月

“看你们可怎么嘟囔？啊哈！”
他调皮地想道，并无恶意。
于是荣耀向这念头笑了笑，
于是谗言四起，无边无际。

刮起胡说八道的暴风雪，——
公民骂骂咧咧语无伦次，
偌大一个文理不通之国
扎进流言，犹如鱼叉刺中鱼。

不可救药的愚蠢和卑微，
可能和不可能的庸人呵，
你可怜又可笑得没道理！

多嘴多舌还总无所不在，
你掉臂于稠人广众之间，
那里的男人倒配得上自己的妻。

谢维里亚宁：《浮雕·第35首》（1927年）^①

^① 谢维里亚宁：《被遗忘的书》，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目 录

引言	1
一、成功的途径	
——左琴科的创作选择及渊源	11
二、在夹缝之间	
——左琴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化语境中的尴尬	34
三、庸常的幕后	
——左琴科幽默小说的故事特征	59
四、面罩与面孔	
——左琴科幽默小说叙事主体的叙述方式	76
五、反讽与解构	
——左琴科幽默小说的叙述语言和结构	107
六、场景的转换	
——左琴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政治语境下的重新选择	126
七、浅蓝色变调	
——左琴科三部曲之《一本浅蓝色的书》的“改造”	155
八、自我的坚守	
——左琴科三部曲之《青春复返》和《日出之前》面面观	169
结语	190

附录一.....	194
附录二.....	204
附录三.....	209
后记.....	212

1918年12月,他(左琴科)走了几天从红军前线
回来看我。他身穿用旧军官制服改的短小上衣,脚
上套着毡靴……

我坐在列尼卡大街九号窄小的“客厅”里燃烧着
的火炉旁的软椅上。

他站在炉子旁边。

我问他:“对您来说,生活中什么最重要?”我自
信听到的回答会是:“当然是您。”

然而他却异常严肃、确定地说道:“当然是我的
文学。”

这倒是真的。终其一生都是如此。因为在他,
没有什么比他毫无保留地奉上自己的文学“更重要”
了。

——维拉·左琴科:《左琴科的开始》^①

引 言

高尔基说:“艺术家是自己国家、自己阶级的感官,是它的耳
朵、眼睛和心脏;他是自己时代的喉舌。”^② 狭义地理解高尔基这

① 维拉·左琴科:《左琴科的开始》,载《回忆左琴科》,彼得堡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② 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载《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90页。

句话,自然是特指艺术家的创作,如若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艺术家的经历和遭遇同样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个体印证。在长达七十多年的苏联文学史中,作为“惟一成熟的幽默大师”,^①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1894—1958)的文学创作和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大起大落的命运,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在进入本书论述之前,笔者先对与左琴科创作生涯有关的片断做些许回顾,期望能与大师所言切合,也希望从中找出左琴科艺术生命的鲜活印证。

印证一。1918年左琴科去一个偏远乡村做家禽饲养员。在路上他遇见农民时,农民赶紧脱帽,对他深鞠躬,吻他的手。这让他震惊。“我向一个农民走去。他上了年纪,穿着草鞋、破烂的粗布衣。我问他为什么离我十步就摘帽子,给我鞠大躬。

“农民又鞠了一躬,想吻我的手,我把手抽了回来。

“‘老爷,我哪儿得罪您了?’他问道。

“我突然在他的这句话里和他的深鞠躬里看到并听到一切。我看到过去的生活习惯。我听到地主的吼声和农民的轻声回答。我肯定我完全不了解生活。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震撼。”^②

这对左琴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怕的奴役、愚昧和贫困”打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深深烙印,在苏维埃新政权之下旧的等级观念和习俗的阴影,促使左琴科将人民精神上的更新视为新文学的头等大事。于是,以“荡涤千百年来沉积在人们身上的污泥浊水”为宗旨的左琴科式的幽默出现了。

印证二。1921年12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私人出版社“艾

^① 马尔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99页。

^② 原载莫斯科《十月》,1943年第6—7期。

拉托”为左琴科出版他的《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故事集》。当时,按照左琴科自己的要求,在书籍装帧很一般的蓝色封面上甚至没有印上作者的名字。但是之后不久,当“谢拉皮翁兄弟”里惟一的女作家,极有天赋的波隆斯卡雅在“谢拉皮翁兄弟”的一个例会上将刚刚印出来的小册子交给左琴科时,她还向同志们描述左琴科的故事在排字工人那里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功,“拼版工……说:‘我从来没听到我们的排字工人这么笑过!这本书会成功的。’有人想起《狄康卡近乡夜话》也在排字工人那里获得过这样的成功。”^①果然书籍出版后,不仅该书作者米哈伊尔·左琴科的幽默小说成为大众的捧读之物,他的名声也在俄国迅速传播开来,以至于人们会用怜悯的眼光看待那些居然不知道左琴科名字的人。大众读者的热烈热情,使众多报刊杂志社纷纷与左琴科签约合作,《文学周刊》、《毒蝇蕈》、《钦差大臣》、《红老鸦》、《鳄鱼》、《怪人》、《丑儿》、《河马》、《大炮》、《搞笑鬼》、《星火》、《列宁格勒真理报》、《文学列宁格勒》、《消息报》、《红星报》等报刊经常刊登他的作品,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琴科的作品都处于“热卖”状态,仅1926年他就有十七种作品集出版,从1926到1927年,出书数量达四百九十五万册。

印证三。1934年,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著名小品文作家柯利佐夫有一段饶有兴味的发言。“两年半以前,列宁格勒的一位司机马尔丁诺夫从自己的同事,司机吉洪拉沃夫的制服口袋里偷走了他的驾驶本。趁吉洪拉沃夫不在开着他的车出城了。狂饮之后,他带上几个熟悉的姑娘四处兜风,结果把一个卖牛奶的女人给撞了。查证时他自称是吉洪拉沃夫,后来又偷偷将车停放在原处。事发后,马尔丁诺夫的罪行昭然若揭,于是

^① 波隆斯卡雅:《我与左琴科的交往》,载《回忆左琴科》,第159页。

在车库召开全体大会。与会者中一部分人要求马上开除马尔丁诺夫的公职,逐出工会。另一部分人不仅要求马上开除马尔丁诺夫的公职逐出工会,而且还要求逮捕他。还有一部分人,是会议上极残忍的那些,提议道:‘该把他,马尔丁诺夫交给作家左琴科,让作家用他写一篇小说。’”^① 大众读者对左琴科的喜爱达到高潮。

印证四。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有关左琴科的部分摘要如下:“左琴科这个小市民和贱痞,专门发掘生活中最低级和最琐碎的事物来作为自己经常的题材……这是所有庸俗的小市民作家们的特质,而左琴科就属于这类作家……左琴科惯于嘲笑苏联的生活、苏联的制度、苏联的人民,并用一种空虚无聊的娱乐和无的放矢的幽默假面具来掩盖这个嘲笑……只有文坛的渣滓才能创造出这一类‘作品’……左琴科彻头彻尾的腐朽和颓废的社会政治与文学的面貌……不过是左琴科从二十年代初就开始的整个文学‘遗产’的继续发展……在这二十五年当中,他不仅没有学到什么,不仅丝毫没有改变什么,相反地,竟公开无耻地继续成为一个无思想性与庸俗卑鄙的鼓吹者、一个无原则与无良心的文学流氓……不喜欢苏联制度……反对和仇视苏联文学……。”^② 以决议为准,同年9月4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将左琴科开除出作家协会。这个决议开政治谩骂之先河,成为苏联文学史,或整个俄国文学史上对作家的人格贬损、人身侮辱之最。

① 斯塔尔科夫:《左琴科:艺术家的命运》,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② 萨尔诺夫、楚科夫斯卡娅:《左琴科的遭遇》,载《世界文学》1995年第6期,第180页。